

## 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

老齐每次交完班，都要蹲在铁轨旁，风雨不误地抽上一棵烟，然后再出站。这习惯，是他认识云娘后养成的，快十年了。

但老齐今天换下制服后，就心急火燎地奔顺吉客店去了，连空饭盒也忘了提。

布基兰是个林区小镇，两三千人口吧。这儿的火车站，是个四等小站，每日上行和下行的客运列车各有两列。往来的货车呢，淡季三四辆，旺季不过五六辆。货车运出的，多是板材和木炭；而运来的，则五花八门，食品药品、日用百货、电器建材等等。总之，输出的是“有”，引进的是“无”。那亮铮铮的铁轨，无意间充当了交易员的角色。

这个小站只有三间黄房子，它们连在一起，一高两低。中间高的是候车室，两侧矮的则是客运室和调度室。老齐是车站的信号员，他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二十多年了。他白昼用信号旗，夜间则高举信号灯，寒来暑往的，引导着南来北往的火车，人们便送他一个绰号“齐司令”。每当老婆孩子不听他的话时，老齐就会梗着脖子喊：“我一摆小红旗，火车就得打着哆嗦停下来；一挥黄旗子，它就是跑得再欢，也得减速。火车那可是地上的龙啊，都得听我的，你们连龙身上的一片鳞都不如，还敢跟我犄蹶子?!”

老齐的老婆张立秋在菜市场卖调料，身上总是带着股辛辣的气味，她说话也冲：“你真当自己是司令啊？火车进出站，就跟新娘子出阁一样，进哪家门，人家自己心中有数。你挥着旗子戳在那儿，就是瞎子眼前的一根蜡--摆设！你要是能让不该停的火车也停下来，那才算本事！”

老齐的女儿齐小眉也说：“首长的专列要是从布基兰过，你敢摆旗子让它停下来吗？”

老齐哑口无言了，这时候，他只能龇牙咧嘴地揉脖子。一到发怒的时候，他脖子上的青筋就会像铁轨一样清冷地暴突出来。

布基兰车站背靠着滴拉恰山，面对着的，则是小镇。小镇像个方方正正的棋盘，横平竖直的街道为这盘棋打好了疏朗的格子，而均匀排布着的房屋，则是一颗颗棋子。有的棋子看上去气韵非凡，无往而不胜的样子，如镇政府的三层红楼和电信局的二层灰楼；有的看上去萎靡不振，一派颓势，如别雅山下那两排歪歪斜斜的土房。站前广场两侧的小客店，由于地处偏僻，逼仄矮小，看上去就像是被吃掉了的棋子，弃在一旁。可老齐平素最爱的，就是这几颗不起眼的棋子。

出了火车站，下二十几级台阶，向右一转，就到了顺吉客店。从鹿蹄沟、十二里桥和佛爷岭来的旅客，一般在这儿歇脚。客店大约有五十平方米，分三部分，里侧是客房，中间是灶房，入门处则是饭堂。客房只有一间，四个床位，即便这样，空床的时候仍很多。反倒是灶房，总是一团忙乱，饭堂里的六张餐桌，很少有闲着的。这儿的酒菜，风味独特，不光外地人喜欢，本地人也得意，布基兰那些懂吃的主儿，是这儿的常客。

进了腊月的太阳，就好像失恋了，早晨八点多才寡白着脸出来，下午四点钟就缩着头下山了，整日没魂似的。老齐六点钟交班的时候，天已黑透了。他下了台阶，看了看天，发现一颗星星也没有，便知入夜又要有雪了。

老齐一进客店，就看见了云娘。她一身黑衣，包一块紫头巾，坐在靠近火炉的方桌前，守着一碟肉干，弓着背喝酒。

"云娘，您有仨月没来了吧？我想您啊。"先前老齐满心的不痛快，见着云娘，云开日朗，喜出望外地说："看来嘎乌好了！"

云娘啐了一口酒，眨了眨眼，看了老齐一眼，撇着嘴说："你今天没给铁轨敬烟啊。"

"到底是神仙啊！"老齐大叫着，"我今儿急着来，哪顾得上它呢！再说了，我敬了它这么多年有什么用？想让火车在这儿停一分钟，联系了半下晌儿，连站长都出面了，好话说

了一箩筐，也没成，我心里堵得慌啊。您说这铁轨保佑了我们什么呢？我看它伸出的那两条长腿，贱得跟小西天的女人的腿一样，该劈！”

小西天是布基兰最短的一条小街，在自来水公司的后身，不足百米，有三家练歌厅。那儿的点歌小姐，暗中是出卖色相的。老齐的话，让两个知情的食客，一个笑得喷出一口粥，咳嗽起来；一个乐歪了嘴，撇下筷子。

云娘没笑，她放下酒盅，打起了盹。八十岁后，她每喝一顿酒，都要打两回盹。老齐看着她眯起了眼睛，便从她的碟子里抓了几条肉干，边嚼边往灶房走。谁知云娘在他背后嘟囔道：“五十的人了，还像小孩子，偷吃。”

老齐笑了，他知道自己无论做什么事儿都逃不出云娘的眼睛。她的眼睛，阖着跟醒着一样，明察秋毫。

客店的男主人刘泉戴着桦树皮做的高筒帽子，正掂着马勺，嚓啦嚓啦地翻炒着猪肝，他的老婆顺吉则垂着头洗豆芽。以往老齐进来，顺吉总要笑眯眯地叫一声：“齐司令到。”可她今天只是抬头望了他一眼，没打招呼。她的两个颧骨通红通红的，看来又进山打猎去了。

刘泉用铲子敲着锅沿儿，说：“老齐，好几天没见了，今儿想吃什么？”

老齐说：“我约了派出所的老刘，来俩硬菜！”

布基兰的人，习惯把以荤菜为主的菜称为“硬菜”，如溜肉段、浇汁鱼、红烧排骨、油爆肚等。

刘泉说：“今儿腊八，都是硬菜！顺吉新打的飞龙你吃不吃？”

老齐说：“要是我自己，可舍不得吃野味，我这一个月才开六百来块，享受不起啊。不过请老刘，就豁出去了！给我用飞龙胸脯炒个榨菜，再来个五花肉炖酸菜粉！”

"齐司令请老刘，酒水我就免费了。"顺吉仰起头说："再送你们每人一碗腊八粥，我用新鲜的孢子肉煮的肉粥，里面加了老山芹，撒了晒干的山葱末，鲜着呢。"顺吉的话音刚落，灶房外就有客人吆喝："老板娘，这粥好香，再添一碗!"

顺吉答应着，盛了粥，端着，一瘸一拐地往外走，老齐连忙问她这是怎么了?顺吉没吭气，刘泉看着老婆出去了，这才小声对老齐说："昨儿上山打猎，让野猪给咬了一口!正跟野猪生闷气呢。"

老齐说："伤得重不重?没去医院看看?"

刘泉一边把炒好的猪肝往盘子里扒拉，一边说："她穿着豹皮裤，里面还套着条毡裤，就是这样，腿肚子还被咬了道两寸长的口子，流了不少血!幸好没伤着骨头!"

"要是嘎乌跟着去就好了，可惜它这两年不能进山了。"老齐说，"都说熊瞎子祸害人，野猪咬人，我还是头回听说呢。"

刘泉说："野猪杂食，估计头几天下的大雪让它找不着吃的，这才奔人来了。顺吉说了，成群的野猪不咬人，最怕的，就是她遇见的这种孤猪!那家伙看上去起码有三百来斤，一嘴獠牙，妈的，它还想吃顺吉的肉!"

顺吉举着手回到灶房了，她手上黏糊糊的，看来粥漾出碗了。刘泉连忙抓起抹布，帮她擦手。顺吉见猪肝已炒好，刘泉只顾着聊天，忘了上菜，便嘟囔一句："猪肝要是回锅，可就没个吃了。"刘泉赶紧端起盘子出了灶房。

老齐笑着问顺吉："这次进山，忘了敬山神爷了吧?"

"怎么没敬?"顺吉委屈地说，"山神爷八成不想让我帮着镇上打猎了，这才放野猪咬我!进了腊月，孙镇长打发费主任来了三趟了，催我进山，说是快过年了，攒不够野物，给上边送不上年礼，就把我的猎枪缴了。"

"这是威胁!"老齐说，"他们再这么说，你不会也威胁他们，就说这儿已经禁猎了，可他们鼓捣你打猎，违犯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!"

顺吉叹了口气说：“我哪硬气得起来呢？我爱打猎，这个小店不全依仗着那些野味出彩吗？要是真把猎枪给没收了，断了客店的财路不说，我也受不了不进山的日子啊。”

老齐说：“那就听人家吆喝吧。他们要送多少年礼啊？你打了半冬的猎了，还不够？”

“费主任说今年得要二十对飞龙，十只雪兔，五只狍子。你也知道，我打的猎物，自己吃了些，再加上野味也是店里的招牌，客人点，咱也偷摸地给做点，到现在没有一样猎物够数呢！再说了，野猪咬我这一嘴，可能十天八天都进不了山了，今年要凑够数，悬啊！”

“那你今天还把飞龙拿出来干啥？”老齐说。

“云娘不是来了吗？”顺吉压低声说，“她好几个月不来了，我不把野物摆在灶台上，她还不得把锅给我砸了啊。”

“云娘来了，嘎乌今晚就该来接她了吧？”老齐说。

“谁知道呢？”顺吉忧心忡忡地说，“云娘今天把装神偶的鹿皮口袋拎来了，也不知要干什么，我心里发慌啊。”

“云娘要作法？！”老齐吃惊地说，“她有多少年不干这个了！”

“她带来的是空口袋，神偶没拿来。”顺吉说，“这个口袋肯定要装点什么东西回去啊。”

“

“你怕她装你打的野物？”老齐问。

“她要装野物就好了。”顺吉说。

“我看今晚要下雪，没准儿她会装点腊八雪回去呢。”老齐笑着宽慰顺吉，“云娘不是说过吗？它的神偶口袋能盛春风，盛月亮光，盛百合花的香气，盛鸟儿的叫声，盛炊烟。她盛的那些东西，都神，你用不着往坏处想！”

顺吉长吁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也是啊。”

老齐回到饭堂时，云娘又在吃喝了。老齐发现云娘对面的椅子上，果然搭着装神偶的鹿皮口袋。老齐知道这样的座位是不能坐人的，就拉过一把椅子，坐在云娘身旁，提起酒壶，给她斟酒。云娘眯着眼，问老齐：“你知道腊八为什么要喝粥吗？”

老齐说：“都说‘腊七腊八，冻掉下巴’，我估摸着腊八这天喝粥，就是为了暖身子，保下巴！”

云娘“扑哧”一声乐了，说：“腊八是释迦牟尼成道的日子，寺院里要煮粥供佛，这风俗后来传到民间，老百姓才在这天喝腊八粥啊。”

老齐说：“我喝了大半辈子的腊八粥了，都不知道为什么，看来年年喝的都是糊涂粥啊。”

云娘说：“我一来，顺吉就告诉我那个剁手指的人的事儿了。他的手指接上后怎么样了？能动弹吗？”

“云娘啊，我这半下晌儿忙乎的就是这个人的事啊。他的手指接上后，一直都是好动静，知冷知热，不痛不痒，可昨天晚上突然就不行了。三根手指，有两根没知觉了，而且那指头乌紫乌紫的，估摸着不过血脉了！照这样下去，他的手指恐怕保不住了！闵医生说这里治不了了，帮他联系了哈尔滨的大医院，让尽快转院呢。您这仨月不出门不知道，两个多月前，火车大提速了，这一提速不要紧，从栖林发来的开往哈尔滨的快车不在咱这儿停了，只有一趟去齐齐哈尔的慢车了！要是乘慢车去，再转到哈尔滨，得晚七八个钟头啊。他那手指，多耽搁一小时，就少一分存活希望啊。你说一个靠力气吃饭的人，丢了手指，跟丢了魂儿有什么区别！派出所的老刘求我，想让快车今晚能在布基兰站停上一分钟，我跟站长商量后，与管辖的铁路局的的车务段联系了，说是布基兰有危重患者，要乘快车走，可人家听了情况后，说这人没有生命危险，不能给他停车！”老齐拍了一下桌子，说，“我要是在快车进站前给它一个紧急停车的信号，它也不敢不停！可是它停了后，我也就下岗了，没那胆子啊。”老齐哆嗦着嘴唇，垂下头。